

哈尔滨出版社

梅特林克

[比利时]莫里斯·梅特林克 著

孙莉娜 高黎平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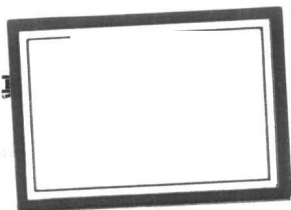
Maurice Maeterlinck

随笔
书系

谦卑者的财富
智慧与命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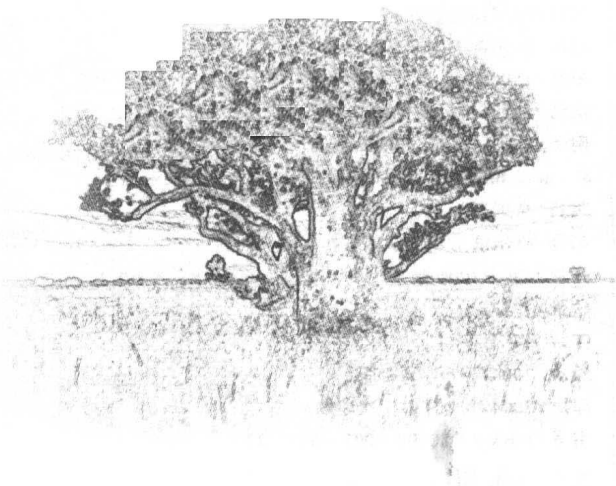


[比利时]



梅特林克随笔书系

谦卑者的财富
智慧与命运



哈尔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谦卑者的财富;智慧与命运 / (比)梅特林克著;孙莉娜,高黎平译.—哈尔滨:哈尔滨出版社,2004.1

(梅特林克随笔书系)

ISBN 7-80699-097-6

I. ①谦...②智... II. ①梅...②孙...③高...

III. 随笔-作品集-比利时-现代 VI. I564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5832 号

责任编辑:马永波 顾楠

封面设计:王绘 杨丽秋

◎ [比利时]莫里斯·梅特林克著 孙莉娜 高黎平译

谦卑者的财富 智慧与命运

出版/哈尔滨出版社

地址/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

邮编/150006

电话/86225161(发行部) 86225162(总编室)

网址/http://www.hrbcbcs.com

E-mail:hrbcbcs@yeah.net

发行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/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

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/7.375

字数 169 千字

版次/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/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/ISBN 7-80699-097-6/I·27

定价/16.8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0451-86225162

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

莫里斯·梅特林克 (Maurice Maeterlinck, 1862-1949)

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、剧作家和散文作家。生于根特市，中学毕业后学习法律，当过短期律师。1887年移居巴黎，参加象征派文学运动。1889年出版诗集《暖房》和第一部剧本《玛莱纳公主》。1909年发表《青鸟》，1911年在巴黎上演后，立即引起了轰动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梅特林克流亡美国。1947年返回欧洲，两年后病逝于法国的尼斯。

他的创作影响了同期的剧作家斯特林堡、契诃夫等人，使他成为象征主义戏剧的先驱，被誉为“比利时的莎士比亚”，并被比利时国王封为伯爵。19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获奖理由为：“由于他在文学上多方面的表现，尤其是戏剧作品，想像丰富，充满诗意的奇想。这些作品有时以神话的面貌出现，处处充满了深刻的启示，奇妙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弦，并且激发了他们的想像。”

梅特林克的随笔把神秘主义和对自然界的兴趣冶为一炉，代表了象征主义者共有的对物质主义和机械论的反抗，涉及到灵魂的永恒、死亡的本质和智慧获得等问题。梅特林克玄妙的沉思集中表现在《谦卑者的财富》和《智慧与命运》中。而读者最为广泛的是“社会昆虫三部曲”——《蜜蜂的生活》、《蚂蚁的生活》、《白蚁的生活》。它们不是严格的科学著作或者自然史，而是以科学观察为基础的有关人类状况的哲思。本丛书收录其各个时期的七部代表作品，系国内迄今为止对梅特林克随笔的最全面的介绍。

《谦卑者的财富》

作为戏剧家，莫里斯·梅特林克是世界知名的。这本哲学论文集体现了他作为哲学家和美学家的新特质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的戏剧所作的“辩解”，正如理论对实践作出的辩解一样。他开始解释与分析他的生活理念，并告诉我们他内心的真理。生活的价值在于生活的神秘性。梅特林克被所有人身上的神秘感所渗透，这些造物的每一个行为都受到遥远影响的支配，扎根于不可解释的蒙胧事物。神秘在我们内部，神秘围绕着我们。我们只能不时地瞥见真实的本来面目。

《智慧与命运》

梅特林克是一位有全球影响的作家，也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。《智慧与命运》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哲理性随笔。书中紧紧围绕着智慧和命运这两个主题，生动形象地揭示真理的所在乃至真理的美；深层次地探索人的灵魂、智慧与命运的关系。他提出，人要运用自己的意志来掌握自己的命运，要不断充实自己的力量，努力发展个性，以求自我的实现。

目

录

- 1 谦卑者的财富 李斯译
- /3/ 引言
- /8/ 沉默
- /15/ 灵魂的苏醒
- /22/ 命中注定
- /28/ 神秘的道德
- /33/ 关于女人
- /40/ 日常生活的悲剧性
- /49/ 星
- /57/ 无形的善
- /65/ 更深的生活
- /75/ 内在美

85 智慧与命运 高黎平译

229 附录 马永波译

/225/ 授奖词

谦卑者的财富

[比利时]莫里斯·梅特林克著
孙莉娜译



引 言

作为戏剧家,莫里斯·梅特林克是世界知名的。这本小册子体现了他作为哲学家和美学家的新特质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的戏剧所做的“辩解”,正如理论对实践作出的辩解一样,梅特林克在此去除了明显的缠绕性。他开始解释与综合他的生活理念;你将发现他试图分析这些思想,并急于告诉我们他内心的真理。这不是适合所有情况的真理;他无意隐瞒这点。就像每一个神秘主义者那样,他有选择地向人们发出呼吁;阿纳托尔·弗朗斯先生会说,他呼吁的是那些纯净的灵魂。如果我们不属于普罗提诺(Plotinus,古罗马哲学家)那一类人,他警告我们到别处去。就像他引证的普罗提诺那样:“如果,你把目光转向自身,你感觉不到美的魅力,那么,在同样的情形下,你寻求可理解的美就是徒劳的;因为你只是用丑陋和不洁的东西来寻找美。所以,我们这里所说的话不是面向所有人的。”如果我们追随他去探索哲学的终极王国,我们必须有冒险的头脑。正如他在其他地方对我们谈到“刻板而值得赞美的”瑞斯布鲁克那样:“在这里,我们突然来到了人类思想的边界,远远穿越过了人类精神的北极圈。这里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寒冷和黑暗,这里只有火焰和光。而到达这里的人并未训练自己的头脑以适应新的感觉,光芒和火焰像画出来的一样黑暗和寒冷。”这意味着智力和理性是不够的;我们必须有信仰。书中的有些段落可能会招来老于世故者的嘲笑,但是我们必须当心伏尔泰的精神,否则这本书将向我们封闭。“我们凭借赞美、希望和爱情生活。”华兹华斯这样说。而梅特林克会补充说,我们凭借赞美、希望和爱



情去理解生活。我担心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发现神秘思想的价值。但它和别的一样,是一个心理学的事实;如果我们只能从外部考察它,我们至少能够以平静和耐心对待这项任务。关键在于:梅特林克是否有话要说?我想,我们将发现他确有话说。

长期以来,人们就认为,所有人生来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,就是柏拉图主义者。无人怀疑梅特林克的哲学继承权。他也许会像保罗·魏尔伦那样唱道:

我走着,梦想着神圣的柏拉图,
在煤气嘴闪烁的蓝眼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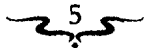
(《巴黎速写》)

更严格地讲,他是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。他对瑞斯布鲁克思想的评价同样适用于他自己。“我猜想所有未曾与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亲密生活过的人,都不能将此书的阅读深入下去。”他引普罗提诺为例,“伟大的普罗提诺,是我所认识的所有智者中最接近神圣的。”他引证新柏拉图主义希腊哲学家波菲利、诺斯替教派和斯维登堡。这些都不是当时严格意义上的通俗作家。但是梅特林克显然消化了他们;他的研究不是罗马教皇所称的“索引学”式研究。普罗提诺(公元205~270年)站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;他充分利用了两者。他在美的思想中辨识出一种内在的精神的优雅,这是在“柏拉图思想”中所没有的,从而扩大了艺术的边界。而且,那也是梅特林克为之奋斗的目标:有关美的更大的思想,和对内在的精神的优雅理解。

据我推测,他最主要的教义就是这些东西。对于我们,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事实,而是一个超感觉世界。“有趣的不是我们所了解的东西”;真正有趣的东西是我们只能推测的东



西——灵魂蒙面的生活，下意识的昏暗领域，和我们的“边界”感觉，这一切都处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奇特的“中性地带”。生活的价值在于生活的神秘性。我们是构成梦的材料，这可能是梅特林克所有戏剧和大多数散文中反复出现的“叠句”。他被所有人身上的神秘感所渗透，这些造物的每一个行为都受到遥远影响的支配，扎根于不可解释的朦胧事物。神秘在我们内部，神秘围绕着我们。我们只能不时地瞥见真实的本来面目。我们的感觉过于迟钝。在无形世界和我们自己之间有一种无可怀疑的亲密和谐；但它逃避我们。我们在阴影中摸索着走向未知。甚至我们新征服的、徒然假设为“精确的思想”，也只是加深了生活的神秘。例如，叔本华的爱情理论。我们幻想我们至少可以自由地选择我们的爱情，但是：“我们被告知，当我们选择我们所爱的女人，一千个世纪就把我们与自身隔开，情人的第一个吻不过是数千双手的一个封印，它们渴望出生，渴望印上母亲的嘴唇。”（《星》）科学人的“遗传”也是这样。“我们知道死者不会死亡。我们知道寻找他们的地方，不是我们的教堂，而是我们的房屋、我们所有的习俗中。”在命运的观念中还有什么像我们的这种双重奴役一般神秘——这死者和未生者的双重奴役？结论是：神秘是你惟一的服装。只有在神秘中才有确信。“如果像说的那样，每一个人在他的梦中都是莎士比亚，我们必须自问，每一个人在其清醒的生活里，是不是一个不善表达的神秘者，超出那些被语言限制的人一千倍。”沉默是我们彼此了解的惟一机会。而“神秘的真理对普通真理拥有奇异的特权，它们既不衰老也不死亡”。从所有这些中你能看到梅特林克所受的思想训练。他把我们的思想集中在朦胧的、前意识的、涵盖所谓的灵魂的初期生活。他发现没有比这更好的命名了：更高的生活，超越的生活，神圣的生活，绝对的生活。





梅特林克为一种新的戏剧美学提出一个辩解,这个辩解不容易忽略。他将把随处围绕我们和我们心里的神秘带入戏剧。如果存在一个全世界都假设自己确实占据的位置,那就是戏剧的位置,它以行为为生,为我们提供一种意志的展览。比如说,费迪南·布吕内蒂埃就发现了戏剧的“种差”(指同一个属下某一个种不同于其他种的属性);那是一种具有自反意识的意志与障碍的斗争。与这种立场相反,梅特林克大胆地询问,“静态”戏剧是否是不可能的,那是一种情绪的戏剧,而非运动的戏剧,其中没有任何物质的事物发生,而到处都能感受到非物质的事物。甚至,在表面上“无用的”的对话里,也常常会发现真正的美和意义。“在普通戏剧中,那必不可少的对话的确是不符合真实的;恰恰是那些在僵硬的表面上的真理之外说出的话,才组成了最美的悲剧的神秘之美,因为这些语言符合更深的真理,这个真理无可比拟地与无形的灵魂更加靠近,正是它支撑着诗歌。一个人甚至可以肯定,诗歌是如此靠近美与更崇高的真理,以至它消除了仅仅解释行为活动的词语,代之以其他启示性的词语,这些词语揭示的不是所谓的‘灵魂状态’,而是灵魂朝向它本身的美与真理的无形而不息的努力。”还记得色诺芬的人,可能会想起苏格拉底和帕拉修斯(古希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)的一场讨论,“无形世界可否能模仿?”梅特林克的静态戏剧可能是一个不现实的梦;但却是一个有诱惑力的梦,与现实正好相反。难道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迫在剧场消耗了大部分时间,偶尔也会有梅特林克的那种厌恶感?“当我去剧院,我感觉我是和我的祖先在消磨数小时,他们认为生活是原始、沉闷和残忍的;但是他们的这种认识几乎在我的记忆里不存在,当然不是我可以分享的东西……我希望看见某种生活行为,追溯到它的根源和它的神秘,在我的日常工作既不能给我力量也没有给我机

会去研究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。我一直希望我日复一日卑微存在的美、庄严和诚挚,在某个瞬间,会向我显现……然而,几乎始终不变地,我所看到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人,让人厌倦已极地告诉我,为什么他嫉妒,为什么他下毒,为什么他杀人。”于是,他将让戏剧努力向我们显示,“真正美妙的仅仅是生活的事实本身”;他将使戏剧应付“预感,一次偶然相会或一瞥所产生的印象,人类理性的未知面所操纵的一个决定,一种干预,或一种不可解释但仍可理解的力量,同情和憎恶的秘密法则,有选择的亲和与直觉的亲和,尚未言说的事物压倒一切的影响”。

这一切将如何出现?当我们这样发问的时候,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,就像一个和约翰逊博士讨论未来的女士。“她似乎渴望了解得更多,”鲍斯韦尔说道,“但是他把问题留在了朦胧之中。”梅特林克像一个真正的神秘主义者一样,满足于留下他的大部分问题。他诚挚坦率地说道:“能够清晰谈论这些事物的时刻尚未到来。”这让人想起托马斯·布朗离奇的幻想。“子宫中的两个婴儿有关这个世界状况的对话,会出色地演示出我们对未来的无知,因此我认为,我们仍是在柏拉图的洞穴里坐而论道,我们只不过是胚胎时期的哲学家。”梅特林克也许只是胚胎时期的哲学家,也是在柏拉图洞穴中的坐而论道者。但是我认为,我们必须承认,他思想的原始特征,他挑剔微妙的趣味,他对美持久和不知满足的爱。他对每一个人说过这样足够敏锐但可能过于随便的话——对于每个人来说,都会有高贵的思想降临,白色大鸟一样从他的心中飞过——这句话肯定也适用于他。因此,谁都可以冒险邀请人们阅读他的著作,就像赫克利斯欢迎客人们进入他的厨房:“勇敢地进来,因为这里也有神明。”

A. B. 沃克利



沉 默

卡莱尔呼喊道：“沉默与神秘啊！”为了让全世界崇拜，祭坛还会为它们升起来（如果这还是建祭坛的时代）。沉默是伟大事物在其中形成的元素，最终它们有可能呈现，完美而高尚，昭显于世，自此以后形成其统治。沉默者不止威廉一个，据我所知，有值得关注的人们，不善交际和心无方略之人，都避免喋喋不休他们的计划和创造。不仅如此，在你自身渺小卑微的困惑中，你要让自己的舌头安静一整天；第二天，你的目的和计划就变得更加清晰了；当侵扰的噪声被关在门外，这些沉默的工人在你内部清理走的是怎样的残渣与垃圾！语言并不是法国人所定义的那样，是隐藏思想的艺术，相反，它往往窒息和悬置了思想，以至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了。语言也是伟大的，但并非最伟大。正如瑞士铭文所言：言语是银，沉默是金；或者我宁愿这样表达，言语是一时的，而沉默是永恒的。

“蜜蜂只在暗中工作；思想只在沉默中工作；德行只在隐秘中工作。”

没有理由认为，凭借词语，人们就可以进行真正的交流了。唇舌或可表达灵魂，正如密码和数字或可表现梅姆灵的一幅画；但是从我们有话互相要说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却被迫保持缄默；如果这时候我们不听从沉默的急迫命令，尽管这些命令是无形的，我们就要忍受永久的丧失，那是人类智慧的宝藏也无法补偿的丧失；因为我们将让倾听另一个心灵的机会溜走，并失去让我们自己的灵魂瞬间显现的机会；在许多生命中，这样的机会不会出现两次……



只有生活在我们心中停滞时，在远离现实，不愿意想到我们的兄弟时，我们才说话。只要我们一发言，就有什么东西警告我们神圣之门正在关闭。于是我们对沉默十分地吝啬，连最鲁莽的人也不愿意把它浪费在刚遇见的人身上。事实上，我们心中有一种超人的本能，它警告我们，对不爱和不想结识的人保持沉默是危险的：因为人与人之间可用语言沟通，但如果让沉默活跃起来，它绝不会终止；的确，真实的生活，那惟一能留下痕迹的生活，仅仅是由沉默组成的。好好记住这沉默，你必定再一次求助于这沉默，以便它解释自己；如果准许它片刻沉入你的灵魂，沉入天使居住的深处，你将回忆起的不是你如此挚爱的生灵的言语，或其姿势，而首先是你与之同在的沉默：因为是沉默的本质揭示了你的爱和你的灵魂的本质。

迄今我只是考虑了积极的沉默，而这里还有一种被动的沉默。那就是睡眠、死亡或不存在的影子。它是了无生命的沉默，当它长时间深睡不醒时，倒是不如语言那么可怕；但是你小心突如其来事件搅醒它，那时它的兄弟，这伟大的主动的沉默，会马上登上他的宝座。警觉起来吧。两个灵魂将彼此拉近：障碍将粉碎，大门迅即打开，日常生活将被最深刻最忠贞的生活取代，那里的一切从不设防；在这种生活中，没有什么敢于嘲笑，没有什么不愿意顺从，没有什么会被永远遗忘……

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了解这个昏暗的力量及其危险的表示，我们站在如此深沉可怕的沉默中。当必须忍受时，我们能够忍受自身的沉默，孤独；然而，几个人的沉默——许多人的沉默——尤其是人群的沉默，却是一种超自然的负担，其不可解释的重负甚至给最强大的灵魂也带来恐惧。我们很大一部分生活消磨在寻找沉默不存在的地方。两三个人一旦相遇，就同心协力驱赶看不见的敌人；有多少寻常的友谊不可以说成是建立在



对沉默共同的憎恨之上！而且，如果为之尽过所有努力之后，沉默仍在人群中偷偷来去，不安会降落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不得休息的眼睛将在无形事物的神秘方向迷失：每个人将匆忙赶路，在入侵者前面飞奔：自此之后他们将互相规避，担心类似的灾难会重新降临他们的头上，怀疑他们中是否有人会背叛，向敌人敞开大门……

在我们多数人的生活中，沉默被真正理解并自愿允许的时候不会超过两三次。惟独在最庄严的时刻，那不可思议的客人会受到欢迎；不过当这类事发生，很少有人认为这样的欢迎是不值得的，因为即使在最悲惨的人的生活中，他们也会有知道如何行动的时候，仿佛他们已经知道了上帝所知道的事情。回想一下你第一次心无恐惧地遭遇你的沉默的日子。恐怖的时钟已经敲响；沉默来到你的灵魂面前。你看见它从生活不可言说的深渊，从惊恐和美的内心海洋深处升起，而你却没有逃之夭夭……那是在启程回家的前夕，在大欢乐中，在死亡之榻的枕边，在可怕的不幸临近之时。想想所有秘密的珍宝向你闪光的时刻，想想沉睡的真理一跃而起的时刻，告诉我，那时是否沉默美好而必要，你坚持避开的敌人的抚摸是否是真神的抚摸？这不幸的沉默之吻——有时候沉默尤其在不幸时抚摸我们——永远不能忘怀；所以，那些比别人更经常地与沉默相遇的人也比别人更为富有。只有他们才知道，也许，无论日常生活脆弱的外壳憩息在怎样无言而深不可测的水中：他们都更接近上帝，他们踏上的朝向光的阶梯，从来不会失落，因为灵魂也许不会上升，但却从不沉沦……卡莱尔还说过——他十分理解约束我们的生活的帝国——沉默，沉默的伟大帝国，比星星更高，比死亡之国更深……沉默，伟大的沉默之人！遍布于世，各就其位；默默思索，无言劳作；没有晨报会报道他们！他们是大地之盐。一个国家



有这样的人,或者是很少这样的人,那个国家就前途暗淡。就像一片没有树根只有枝叶的森林,必定马上凋敝而不成其为森林。

然而真正的沉默是更伟大的沉默,较之卡莱尔所说的物质的沉默更加难以接近——真正的沉默不是可以抛弃人类的神的沉默。它从四面包围我们;它是我们生活的潜在源泉;我们中无论是谁,以颤抖的手指敲击深渊的大门,开门的总是这同样的殷勤的沉默。

它是没有限度的事物,在它面前人人平等;在死亡、悲伤或爱情面前,皇帝和奴隶的沉默展现出同样的面貌,将同样的财宝隐藏在不可穿透的掩蔽物下。因为这是我们灵魂本质的沉默,我们最不可侵犯的避难所,它的秘密永远不会消失;如果地球上的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相遇,同样的冲动将支配他们,他们将无言地爱抚,在他们的恐惧和眼泪中,同样的冲动将支配他们,那不会说错的一切将号令他们无语,而且,无论他们之间隔了多少个世纪,他们会同时领会,在世界终结之前他们的舌头还没有学会表达的一切,就如同一只摇篮曾经将他们双双容纳……

嘴唇一旦静止灵魂就苏醒,继而开始劳作;因为沉默中充满了惊奇、危险和幸福,在沉默的自由中灵魂拥有了自己。如果你的愿望确实是醉心于另一个人,那就沉默吧;如果你害怕与他们分享沉默——除非这种恐惧是傲慢的无常,抑或是对期求奇迹的爱情的渴望——那就逃离他,因为你的灵魂知道能逃多远。有一些人,当他们在场,最伟大的英雄也不敢沉默;甚至没有什么要隐藏的灵魂也会颤抖,以免别人发现它的秘密。有些人没有沉默,他们杀死周围的沉默,这仅仅是些无知无觉麻木地活过的造物。他们不能穿越启示的领域,即坚定、伟大的信仰之光的领域。我们无法了解那从不沉默的人是何种人。对于我们而言,他的灵魂没有特征。“我们彼此还不了解,”一个我最爱的